



刘白羽文集

3

刘白羽文集

第三卷 报告文学

华艺出版社

报 告 文 学

目 录

报告文学

记左权同志.....	(1)
逃出北平	(10)
八个壮士	(13)
记范筑先将军	(21)
延安生活	(27)
改变了面貌	(27)
家 庭	(32)
工作与休息	(38)
让人民自己来判定	(44)
农村里的工作者	(48)
“咱们军民是一家!”	(52)
谁为人民	(57)
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	(62)
西线记行	(74)
将胡匪消灭在大森林里	(81)
三下江南战记	(86)
为祖国而战	(98)
1947年夏季战记	(102)
漂河口杂记.....	(128)
新社会的光芒.....	(134)
光明照耀着沈阳.....	(141)

记北京的胜利日·····	(148)
横断中原·····	(156)
火炬映红了长江·····	(168)
向克里姆林红星致敬·····	(171)
斯大林号召着胜利·····	(182)
访问伊里亚·爱伦堡·····	(188)
西蒙诺夫谈《日日夜夜》的创作·····	(194)
《真正的人》作者波列伏依·····	(205)
苏联作家与人民·····	(212)
访问文学院和阿扎耶夫·····	(218)
访问《文学报》·····	(226)
苏联电影事业部部长波尔沙科夫谈苏联电影·····	(241)
在《旗》杂志编辑部·····	(248)
访问莫斯科电影剧本研究所·····	(255)
响亮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声音·····	(261)
记卡列布尔工厂·····	(271)
丰收的台尔曼集体农庄·····	(282)
伊林斯基森林里的夏令营·····	(293)
在朝鲜的第一夜·····	(301)
热情的歌声没有停止·····	(308)
英雄城——平壤·····	(316)
访问劳动党·····	(323)
记李贞顺·····	(330)
像花一样年轻的生命·····	(336)
板门店帐篷外的血迹·····	(342)
我们在审判·····	(346)
我们随时准备战斗·····	(354)
万炮震金门·····	(357)

这里永远是春天·····	(361)
火光照红海洋·····	(370)
头顶青天足踏海洋的人们·····	(376)
美丽的围头·····	(384)
金井初夜·····	(391)
在这碧绿的原野上·····	(398)
英雄岛·····	(403)
蓝色的披巾·····	(417)
笑谈绞索·····	(425)
印度的欢呼与花环·····	(432)
举国欢呼的时刻·····	(441)
自由的呼声·····	(450)
两种新纪录·····	(456)
寄给法国朋友的一封信·····	(461)
火炬与太阳·····	(469)
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	(474)
追寻英雄的足迹·····	(489)
大同江·····	(494)
北竹岛风采·····	(506)
重访北竹岛·····	(516)
明亮的巨星·····	(520)
写给于蓝·····	(522)

记左权同志

当我们现在用亲密的声音招呼着他的时候，他是再也听不见了。在那一刻之前，他的热血在沸腾，立在民族的阶级的前卫上战斗着；在那一刻之后，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可以回忆他的声音、笑貌，我们可以召唤他的名字，可是我们却永远不能再握他的手，和他一道战斗了。许多天之前，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就悄悄地传给了我，在15日的《解放日报》上终于得到了证实。在这以前，我是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件事；我想不到这结实的、被我敬爱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就会如此突然从地面上消失，并且是给敌人这样残酷戕害了的，给敌人炮弹炸死了，他把最后一滴血为了民族、阶级而流尽了，这是多么悲壮的结局啊。今天上午，和一位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谈着，他说：“在战斗中，几次，领导的同志牺牲了，只这次我流了眼泪，……”这是最深的阶级的情感，而现在，这夜深的时候，又怎能控制我的情感。

虽然，在此刻回想他，对于我是困难的，但为了写下我永恒的纪念，我不能不仔细地想他。

记得是1939年春天，我认识了左权同志。他是一个十分有军人风度的人，在他微黑的脸上有两只锐利的眼睛。他很沉默，他沉默地闭着嘴是他那坚定性格的特征。他身体是结实的，战争以

及一切繁忙，仿佛是丝毫不能动摇他、影响他的。不管在哪里，他的腰永远挺得直直的。走起路来，迈着沉着、严正的步伐。讲话时，用沉着而果敢的音调。

那时，我们所在的晋东南，不是像今日这样残酷的战斗的地方。对于他所住的总司令部，我曾在《朱德将军传》里加以记叙，现在先抄一段下来：

……1939年，5月，……是平静的。在这两条山脉中间，展开着一片盆地，盆地上错综着一条一条棕红色的山峦。庄稼是丰茂的，树林里结着各色果实。村庄边流着亮晶晶的河流。在屯留县附近，盆地中的一片小小盆地上，分布着四五个村落；站在一个村落边上，一眼能看到周围旁的村落，给静静的树林包围着。四面是山岗，……几个村落之外，由一条黄土的山沟进去，渐渐上升到布满苍松和杉树的山上，十分幽静，——顺着一条绿荫荫的小路，到一所院前，那门额上写着“漳川学校”字样，……

我紧接着简述左权同志印象之后，写了这一段环境，是不是为了冲淡一下心情呢，假如能冲淡一些，我想也好。实际，我只是想到他，不免想到他生活过，工作过，保卫过的地方而已。

就在这里面：左权同志住在朱总司令隔壁的一间房里，房子是狭长的，光线并不太好，墙壁上挂满地图。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在权同志的的确确是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在他的工作岗位——参谋长——上说，他是最适当不过了。我想这是由于一生的军事工作，培养锻炼出这样一个人的；这个人和他的革命工作溶为一体，就是性格上也有着工作磨练出来的显著的特点；左权同志的细心、负责，经常的积极性，沉

着，理智，再加上他的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知道，总司令部作战科，工作是最紧张的，——是八路军作战的神经中枢，在那里面工作的同志，可以说都是左权同志的助手，他们轮流着三天便要值一次夜班，而左权同志是要天天值夜班，在那浩瀚、纷繁的革命事业里，他整年累月的没有休息过。我除了偶然看到他为了开会，从总司令部走到政治部去；在吃过晚饭到黄昏之间，出现在网球场上打打球，那更是很稀罕的事情；我总看见他在忙碌着，每天一直办公到夜深，情况紧张的时候，要到十二点钟，才算处理完毕这一天的工作——他得到战场上全部情况的电报，然后下发电报去部署，指示，这是整个战争的呼吸与脉搏——他回到屋里，并不被疲乏所压倒，他还要在这深夜摇曳的烛影下，读书两小时。就这样，在白天，我也从未看见过他的脸上露过一丝疲乏或松懈的神情啊。

几日前我听他夫人说：今年春天，他由前方带回来的信上还讲到，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春天快完了，我的工作与学习还是没有什么进步。

他是这样的同志，他沉默而谦虚地埋头于工作，——时时感到自己不够。我想愈深入工作的人，愈能客观地认识自己。是的，为党为群众，每一个人永远不会感到够的；只有那种革命的旁观者，个人主义的“英雄”，才会虚张声势，夸张个人力量，为一己而自满，这种人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精神。左权同志是会打漂亮的胜仗的，但，左权同志的特点，不在于他能打一次漂亮的仗，作为党的军事领导人，更重要，是他那经常的积极性——永远任劳任怨，只有党没有自己；这从左权同志一生的经历中，就能得到最好的说明。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上过中学，后来就到一个部队教导队里去，又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

后来被派送到苏联去上陆军大学。他在这一贯的正规的军事学习中间，获得很好的成绩。回国，在江西苏区时，曾做过军事学校教官。而当党需要他的时候，他更多的时间，出现在战斗的火线上。

……大约在1931到1934年的时候，在江西苏区，红军时时刻刻投入反“围剿”的战争中间。当苏区遭受着最大的困难和迫害，他所在的军团常常在战争中进行着主要的战斗，经常在困难当中的最困难之处，接受着重要的复杂的任务；哪一条火线上危急，就调到哪里去。在这频年累月转战中间，不仅表现出左权同志最能胜任，最能忠于职守，而且表现出一个有最好品质的党员，——他从指挥战事，发电报，打电话，整天整夜沉浸在战争的一切工作里，他要布置通信、侦察，准备伤兵运输，筹划粮草，总之，从后勤工作，到火线上的一枪一弹，每一呼吸，每一发射，无不是他亲自去准备而完成的。当时《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首悼诗中有最感动人的一段，就是描写这种情景的：

白天行军作战，
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
电话机子成了你枕旁经常的陈设，
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催你醒来，
你倦极了，
清醒的神志到底抵不过过度的疲劳，
电话还未讲完你又昏睡过去，
不到几秒钟你又醒来，
电话，一次再次的电话！
过度的烦劳使你好说梦话，
你的梦话我常听到，
你所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

他从国外回来，十多年如一日，没离开过战争，奔波。但这并未摧毁他的精神或体质，而他趋向于更旺盛的战斗的年纪。

如同一个人的呼吸器官，左权同志毫不嚣张，毫不矜持，特别是1937年以后，他成为整个八路军——代表无数千万劳动群众的，这一集体的呼吸器官。所有情报，战争，一次胜利接一次的胜利，以及偶然的失利，莫不经过他的心。假如每一次胜利，在他的心上曾漾过一丝微笑，那么，偶然的失利，在他的心上也会引起一种忧虑。有人说习惯于战争的人对战争就容易麻痹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没有了那种毫无战争经验的人的恐怖，而是更沉着，更敏锐，更认真，更细心，因为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深知：每一胜利与失败是关系着同志的生与死，革命的前进与后退。像左权同志这样最熟悉集体的人，一旦遽然离去，实在是损失太大了。现在，谁能从他的全部生活中，找出个人琐碎的事情来谈呢？他生是为了阶级与民族而生，死是为了阶级与民族而死；他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沉默坚毅的。我们有一些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同志们，口头上说着献身革命事业的壮语，而心中时时刻刻还有着个“我”，这个“我”眷怀着生与死，旧的愉快，虚荣，自私自利等等；他们为此时常神经过敏的愤怒、埋怨、哭或笑。而革命事业是在艰难过程当中前进的，她需要同志们在日常生活中，以真正沉默的毅力去推动；这种宝贵的品德，在那些自称“献身者”的心目中，却似乎并不重要，好像也不想知道。然而，我们党在领导这伟大的革命战争中间，正需要真干实干，像左权同志这样——十年从未下过火线，经历着红军从稚弱发展到如此强大的每一事件，每一时刻。他得到朱总司令高度评价：

“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等方面，他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

这并没有使左权同志产生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而是更努力的深入工作，永远不离开那工作，献身于那工作。

我们需要更多的知道他的生活吗？在这里，他的全部生活便是全部战斗。因此，我想忠实地记述下他的一次战斗故事。

1938年春季，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那时，总司令部初到这个地区。左权同志和朱总司令一道前进到府城，迎面之敌，已占领良马。可是他们手边只有两个连，敌人却是3000。一个连上去一打，连长也负伤了，敌人沿山直扑府城。这时左权同志同朱总司令才转移到城左侧山上，挂起地图，照常打电话指挥作战。直到太阳落下，敌人进了城，他劝朱总司令转移到20里外的山地去。他自己没有走，仅仅带着两个参谋和一个骑兵班在那里坚持战斗。天黑了，敌人已在山脚下焚烧村房，到处冒着火光。同志们劝他走，他不肯。直到深夜11点，这两连步兵的指挥者来了，他清清楚楚地吩咐了明天作战的任务，才走。

这一夜未睡眠。次日清早，左权同志又接受了到另一处指挥作战的任务。

是十分紧急的任务，因为这边的敌人也是向那个方向进攻的。敌人要由府城大路前进，左权同志也要从这条大路前进。问题是我们要在敌人之前，赶到目的地，才能阻止敌人。

他带一个骑兵班奔跑着，从山路拐到大路上来。在路口上，他看到一个老百姓，就下马询问府城的敌情。正谈着，一转头，路口上，300多敌人的骑兵奔驰来了，敌人一开枪，他的马也吓跑了，两个警卫员赶忙去捉马，只剩下一个骑兵，带一支枪，留在他身边。这时，左权同志是十分危险了，可是在这种时候，——就是一兵一卒，左权同志还是要战斗。他喊了一声“冲”！那个英雄的骑兵便冲上去，卧倒在垭口上放起枪来，抵挡了一下。这时，他的马才捉到，敌人又反冲过来，他退回到原来的山路里。这会，他

的两个参谋才带了一个警卫排赶到。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左权同志掌握着仅仅几十个人的兵力；可是，他不但不放弃他的任务，并且决定先打击大路上这股敌人。

于是，就在这山地的大路口上展开了战斗，——打了两个钟点。敌机从天空出现，低低地在山头上空盘来绕去。一个参谋喊他：

“参谋长，卧倒隐蔽一下吧！”

但是，左权同志沉浸在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里，他知道这时一丝时间也是宝贵的，他依然拿着望远镜，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走来走去。

打了一阵，延迟了敌人进军的时间。左权同志便从大路之侧的山地小路并进；而急急地翻山越岭，在敌人之前，到达了他的目的地，阻止了敌人。在这两天战斗里，左权同志处处以沉着克服着危险，从危险的烟雾中突破，取得胜利。在这故事里，除了这种不完成任务绝不甘休的精神外，他这种钢铁般坚强的骁勇善战，简直是可以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引起每一个人对他的敬重。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从箱子里寻出一个纪录册子，其中一页上写着1940年1月4日纪录左权同志的谈话。我记得那是十分寒冷的落过雪的上午，我到他屋里去。窗外都堆着白雪。——那时，住在王家峪，听说现在这个村庄已被敌人烧了，——因为请他谈一些关于朱总司令的事情，他在中间也曾顺便把这府城作战情形告诉我。但是现在我翻出这本纪录，却发现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自己，上面所写的故事他没提，只是再三赞叹着朱总司令掌握游击战术的精确，……左权同志太克制自己了，他的危险，他的生死，自己总觉得是不足道的。到现在，听旁人讲起，才知道他在那次战斗中的故事。我对着册子，想到那雪天上午，他和我谈话时的谦虚严谨的态度；我再联想到他在每一次战斗里走来走

去的情形：这些生动的景象，都历历呈现目前。

记得1939年7月，敌人向晋东南扫荡，我们向山地里行军，他是直属部队的指挥者。

我想在此处再叙说一下，他和他周围的同志的关系。由于他的沉默、强烈的责任心、谦虚、理智、和蔼，可以想到他和大家的关系的。抗战几年来，一个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做参谋的同志讲道：“在经常的工作上，他总是很细心，很耐烦，不放过每一个情况，——我们起草的电报稿，他看了，每一个小地方，文字上，极琐细的地方，都批改，都指出。他常常说：这样电报发出去，部队是会受怎样的影响呢？和他一起工作，在他帮助、教育下，都有相当进步。我们在他周围工作，有时工作混乱起来，他来了，并不需要正面斥责，只要他微微一皱眉，看我们一眼，我们一看到这种表情，就知道自己不对了，自己就愈想愈难过了。……”总之，和他一道工作过、生活过的人，都是如此敬爱他。

还可以举一例：就是有几个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或因学习，或因工作，现在离开他，到后方来了。这次，听到他殉国消息，都落了泪，都后悔离开他，没能在战斗中保卫他，甚至和他一起战斗至死。

连我这样一个没和他一道工作过的，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时常见到他，我也毫不掩饰我喜欢他；当然我喜欢是由于默默的敬爱。我再说1939年7月那次向山地里行军的事吧！那恰是太行山山区里的雨季，行军的第二天就开始落雨，到了漳河岸上，河水暴涨得可怕，涛声震得山谷轰鸣。我们停在岸上两三天，水势还不见稍落，这时后面又发现了敌兵。我记得涉渡那天，水势还相当大，从早到晚，一批一批涉渡，——当我过河时，看见左权同志，裤脚挽得高高的，骑着一匹黑马，一会在河这岸，一会在河那岸，指挥着，呼喊着的。——那已是下午，太阳只在山头上留下最后一片

红光。他却是从上午就是如此指挥着，而他毫不停息，毫不疲倦，——我们过河继续前行了，他还在那里指挥、呼喊。我永远记得：他骑在马上，马在急流中游泳着，激起来的白色水花一直溅到他的身上脸上，他紧紧勒着马缰，腿都浸到水里面去了。

我是1940年春季离开前方的。两年多，陆续回到延安来的同志，谈到他，都说他很好，他也的确的确是那样一个钢铁的战士啊！自从1937年一渡黄河出发抗战，四年多了，他从未回来休息过。我相信他离不开那工作，他的休假，大概要等战争结束的时候吧！……可是，当黎明在望的时候，他满腔热血倾洒在漳河上了。我听说：这次敌人的进攻是十分狡猾的。战争中，左权同志为了保卫总司令部，奋勇进击敌人。谁知就在这次麻田之战里，他受了敌人的炮弹轰击而牺牲了。我想到他那坚定不移的责任心，为民族、为阶级的责任心，一直到他死的一刻，他终于完成了他最后的任务。可是，左权同志死得太早了，今年36岁，正是带着丰富经历、准备旺盛发展的时际；他是随着党在艰难困苦中生长起来的；不但通过苏区的困难、长征的艰险，而且在抗日战争中为了黎明而搏斗，一直搏斗到黎明在望的时候。现在全中国人民，已经坚强，成长起来，我们已经不怕黑暗，而正在突破黑暗，迎接光明，我相信左权同志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一定会继续生长在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心里……

现在，窗外的黑夜十分平静，我由左权同志想到我们整个革命的队伍。我想：当世界上还有敌人存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战斗，一直到它根绝灭亡。

逃 出 北 平

——流亡线上“四等亡国奴”的命运

北平城还睡在黎明的烟雨中。一条列车，靠拢在东车站，第三月台边上——车头上的号码，原是祖国的工匠涂上去的，这会坐在机件旁的，却是草黄色的日本兵了。他有残酷的鼻子和眼睛，嘲笑的，朝着月台上络绎的人……

望望吧！这里，那里，车站，水泥建筑物，锈绿城墙，都像含着眼泪。

谁也不言语，携了箱囊匆匆走。

这是8月7日，离芦沟桥事变恰好一月，不过，十天前——那悲惨的一天，这座城也陷落了。现在是平津试行通车的第三日。

“喂，喂，占个位子呀！”

虽说是黎明，距开车还有三点钟，人却潮水般拥上来。箱囊从头上的搁板，一直堆到行人道上。平常坐两个人的椅厢，现在挤下三个，有的骑在厢顶，有的没地位，只好寻个插足地点，立着。要仔细想想，真会担心车底板会踩掉了。可是这时除了怀疑掺杂着恐怖，谁还会想到旁的零碎事呢！

闷热。汗，蒸馏水样，从头发里往下流。

夹在人丛中和镶在铁块里一样，动一动，也许就挤过一只屁股，或一条腿，来抢夺地盘。送行的人，只有站在窗外，遥遥的，互相报着会意的苦笑。

苦，煎着心脏。咽下去的泪，油一样加上。

突然，隔壁的椅厢中出了事。

“我的，我的——滚蛋！”

是一个宽脸膛、矮个子的高丽人，凶猛的撑着那椅厢里的六个流亡者。他挺年轻，丰满的眉毛向上挺着，结实的胳膊上沾了汗水，背后还跟了两个女人，穿着丧服似的白褂，抱着小孩，也咕噜着粗野的高丽话。

愤怒在大家心里，往下压。

站起来了。那六个人里有一个红脸斑白头发短胡的老人，也站起来了。

高丽人坐下去。

碎……“哎哟！”

一只大竹箱，由那高丽人胳膊上，重重跌到老人肩膀上。这时我的屁股都蹦起来了。这个重量，那老人怎样经得住呢。果然，他肩头扭歪着，脖颈压得缩下去。脸红得像就要流出血。一边“哎哟——哎哟”喊，用一只手下劲去推。

高丽人搬起箱子。

这衰老的喊声却激起了他的愤怒。刚横了一眼，立刻就挥动一条胳膊捶下来。紧跟着，又一拳，雨点般落下来……。

激怒，使牙齿咬得抖不开。

可是那老人，只可怜的用双手抱着脑袋，挺着肩膀，任他捶打。

给人扯着劝着，高丽人才住了手跳下车去。

咒骂声回旋着。

“谁叫他们是头等亡国奴呢！”

低下头——我想起二等的满洲，三等的“冀东”，我又想起这片土地——家乡。噯，噯，……这片土地上的人群，该是怎样生活下去呢！